

蘇沃羅夫元帥

著合 夫利梯克巴 .1
基斯夫莫佐拉 .4

譯 音 白 瞿



行發 居書世東

瞿白音譯

蘇沃羅夫元帥

東北書店發行

蘇沃羅元帥

譯者 瞿白音
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
分店 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江

延吉 北安 白城子
通化 赤峰

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

每冊定價

元

5000。 民國卅六年十一月一初版

譯者前言

沙俄自十八世紀初彼得一世維新後，已躋於強國之列，雄視東歐。蘇沃羅夫（*Alexander Vasilych Suvorov* 1729—1800）將軍生當其時，歷卡德琳娜二世及保羅一世二朝，任野戰元帥，先後擊敗普、土、法諸軍，盡瘁國家，功勳蓋世，爲沙俄一代名將。但蘇沃羅夫之偉大，當不僅在其戰功，而在其治軍之方法。彼出身行伍，終生與士卒同甘苦，治軍不重形式，而重士氣之激勵，與士兵素質之提高。由此種訓練方法之結果，彼曾以二萬五千之衆，擊敗土耳其十萬大軍於伊茲曼爾要塞，以無上之勇毅精神，在同盟者普奧之陰謀交脅下，在飢餓與險境中，擊敗拿破崙於阿爾卑斯山隘，挫其兇鋒。但此蓋世英雄因生性嚴峻，疾惡如仇，不肯媚上，故屢遭讒誣，終無寵幸。此劇描寫蘇沃羅夫之畢生事蹟，自一七六〇年俄普之役起，中經俄土之役，含冤被逐，後經起用，遠征拿破崙於意大利烈日下，歸國而蒙誣病休止，共垂四十年之史實。此劇在蘇聯備受重視，曾在斯摩林斯克紅軍劇場上演，獲得重大效果。在蘇德戰爭之目前，更充分顯出其積極的現實意義。至於寫作技術方面，則更屬希有之力作，全劇連序幕共十場，雖始終描寫一個偉大的軍人生活，其中毫無不必要的，爲效果而存在的廉價插曲，而情緻細膩，意趣豐饒，絕無枯澀之感，蓋因作者將蘇沃羅夫作爲人來描寫，而不是作爲神來表現之故。結構十分嚴密，性格描寫生動完整，允推近年來世界劇壇之瑰寶。譯載於一九四〇年第一號國際文學英文版，本書即根據該書譯出。——譯者

場次

序幕 青年軍官

第一場 寄寓者

第二場 不速之客

第三場 伊茲曼爾之夜

第四場 皇恩

第五場 放逐

第六場 意大利烈日下

第七場 魔鬼橋

第八場 祖國

第九場 蘇沃羅夫活著

序 幕

青年軍官

登場人物：

卡蓋生——柏林市長

其妻

柏林市府官員（甲）

官員（乙）

克羅普興——俄兵

彼得·萊斯柯夫——俄兵

伊凡·葉哥金——俄兵

俄兵甲、乙、丙、丁

普洛霍·丹尼西奇·杜巴索夫——俄兵

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·蘇沃羅夫大元帥

沙哈·格里高里奇·區尼雪夫伯爵

葛德里勃·庚里喬維奇·士德里平將軍

侍從軍官

參謀

一七六〇年秋。柏林。柏林市長卡蓋生家。這裏是一間書室，地上鋪着地毯。卡蓋生坐在書桌前，頭埋在手裏。靠書桌的牆上，掛一張弗特力克大帝的像，帶着漂亮的白假髮，穿着紫紅的披肩。這書室有三個門。一門通過道，一門通另一室，另一則爲玻璃長門，通洋台。卡蓋生之妻站在玻璃長門前。她凝神的眺望着遠處，望到樓下的潮濕的廣場，瓦頂的房屋，枯樹和教堂。天下着雨……一位柏林市府的官員（乙）焦躁地在室內來回踱着。另一官員（甲）也在場，他也顯得焦灼和煩惱。一隊俄羅斯兵出現在下面廣場上，擊着鼓，經過卡蓋生的房子。一隊過了，又是一隊，接二連三地過往着。遠處有軍樂隊正在吹奏。俄國兵正佔領着柏林。

卡蓋生夫人（以下簡稱卡夫人）奧托！奧托！俄國兵到柏林了。他們已經到我們面前來了。

卡蓋生（以下簡稱卡）（跑至窗前）噢，天啊！這些俄國人到柏林了。這些混蛋！馬上到市政廳去，立刻召集商人們。時間還來得及。我們還可以設法救我們自己的。

官員甲（以下簡稱官甲）遵命，先生！

卡 不要發慌，華格納·卡爾·烏爾里奇不會使我們難堪的。

官甲 我們唯一的希望，是信賴上帝和卡爾·烏爾里奇殿下，他是俄羅斯的皇位繼承人。

卡 馬上到國庫裏去，其他的事我會親自料理的。可憐的國王，可憐的祖國！

卡夫人 天啊，一切都完了。

克羅普與（以下簡稱克）這屋子很好。我們可以在這兒宿營。（語衆士兵）跟我來！
卡進來！

（門口出覓了一些兵。他們的襪襪的制服浸透了秋雨，濺滿了泥漿。第一個進來的是彼得·萊斯柯夫，一個老兵）

萊斯柯夫（以下簡稱萊）（放下長槍，搓着手）嘿，鬼天氣！

（另一個兵杜巴索夫，腿上受了傷，由另一個兵葉哥金扶着，跛拐地走進來）

葉哥金（以下簡稱葉）（語杜巴索夫）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了，普洛希嘉。

克（語衆人）就躺在這兒！

士兵們（甲）噢，凍的要命！

（乙）我身上沒有一根骨頭是乾的。

（丙）城裏總比野地裏好，可以找個地方避雨。

（丁）我要睡他三天三夜不醒來。

（卡蓋生打開書桌抽屜，開始取出紙片字條）

萊我們空着肚子走了好幾天，現在能在這兒歇歇了。也該歇歇了。

葉（扶杜巴索夫至椅上坐下）我們會照扶你的，普洛希嘉。住醫院不見得比這好。來，把腳伸出來，我給你脫靴子……（輕輕地脫掉杜巴索夫那條受傷的腿上的靴子）

克（語葉哥金）你把你自己的靴子脫了吧，你還穿着呢。瞧你們弄得好髒！（語衆兵）把靴子脫

掉！席子都給你們弄髒了。

（兵都脫去靴子，卡蓋生抱着一堆紙出去）

兵士之一 喂，瞧，主人生氣了。嘿，瞧那兒。（向退出的卡蓋生）要那些紙片幹麼——把桌子搬去不就得了。（卡下）

萊 讓他去，你不看見他不痛快嗎？

萊 （將靴子脫去）我老子常說：傻子穿靴，機伶人穿皮鞋，聰明人光腳牙子……他自己在冬天常常打光腳板兒，他確是那樣的。

萊 （脫靴，啣唔其詞）呵，我多麼想念你呀。我的可愛的火爐，可愛的家。

（卡蓋生入，走至桌前）

萊 現在，把地板弄乾淨，孩子們。我們來跳舞，普洛希嘉，好不好？

杜巴索夫（以下簡稱杜） （正在包紮他那受傷的腳）噢，好是好，可是我腳上的那個槍洞不讓我跳舞。

（萊斯柯夫搖手，依然在室內踱着，啣唔着：啊，我多麼想念你呀，我的廣大的光滑的土地……）
杜 老彼得犯了懷鄉病了。

萊 冬天的播種，這時候該過去了吧……唔？（靜默）

（凝視弗特力克像）一個婊子，他們把她掛在這兒。

卡 （突然火起）不是婊子，這是弗特力克！弗特力克大帝！是國王！

杜 (語葉哥金) 國王！你說是婊子！你把他們的國王看成一個差役的老婆，他們自然受不了。

克 (語卡蓋生) 你怎麼會說俄國話？

卡 (稍停) 在我們常和俄國人打仗的時候，我們常和俄國人在一起。我開了一家大商行。我們和聖彼得堡有生意往來。我常到那兒去的。

克 你還可以一直做生意下去……

杜 現在不管你願意不願意，你得接待你的客人了。(大笑)

(在室內人談話中，進來了一位青年將軍。中等身材，穿著野戰的制服。他的手臂吊韁在胸前。他站在門口，未爲室中人注意)

青年軍官 他們已經很舒服了……好呀，孩子們！

(這些兵在一會以前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，可是一見了這軍官，就馬上變成了凍結的雕像：『您好，官長』。杜巴索夫掙扎着要站起來)

青年軍官 (語杜巴索夫) 不要起來！不要站起來！你們都是從雅特卡來的嗎？你在那兒受傷的？在海爾門嗎？你叫什麼名字？

杜 (半站半倚) 普洛霍·杜巴索夫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(以一手置杜肩) 好，好。我看你們在這兒很舒服。現在你們可以休息一下了。(騎跨地坐在椅子上，把一個個兵看望一週) 真像木頭人……你們把胸膛挺起幹麼？(靜默，兵士們仍然僵硬地挺立注視着，直至那青年軍官吼叫出：『稍息！』然後士兵們照軍隊規則鬆弛下來) 好，

好！（語克羅普興）你一輩子就在訓練他們！

克 是，官長！

青年軍官 （語葉）等一等！嗨，那邊那個漂亮小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

葉 伊凡·葉哥金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啊，葉哥金……你覺得柏林怎樣？一個好城市，是嗎？你喜歡嗎？

葉 不知道，官長……

青年軍官 什麼話！你的眼睛在那兒？

葉 不知道，官長。

青年軍官 你的眼睛在那兒，你也不知道嗎？你這木頭人，你是一塊木頭！

杜 官長！（青年軍官轉身向杜）我看是這樣：柏林很好，是一個有錢的城市。地方很大，比我們的

雅特卡還要大得多。

青年軍官 （語衆兵）那末你們覺得怎樣？弟兄們！

衆士兵 是，官長大人！

青年軍官 呸！混蛋！你們沒有長眼睛嗎？沒有心肝的嗎？你們佔領了一個城，你們拚生捨命的佔領了它，這是怎樣的一個城？為什麼這個城重要？（士兵們無聲息）沒有一個人給你們講過。他們以為你們無需知道。但是不，葉哥金你必須知道，還有你，杜巴索夫，還有你，還有你……你們大家都必須知道。柏林是弗特力克大帝的軍械庫，是他的彈藥廠，他的造砲廠，他的造船廠……

：這是勝利，弟兄們！

（卡蓋生入，猶疑地走近青年軍官）

卡 俄羅斯官長，給你請安，俄羅斯官長！

青年軍官 是市長嗎？

卡 是，是，我就是。卡蓋生！

青年軍官 你有什麼事要我做嗎？（卡將其拉在一旁）

卡 俄羅斯官長光臨這兒，我十分榮幸，……但是那些兵？我卡蓋生一定得招待小兵住在我家裏嗎？

青年軍官 兵住在你的書房裏。

卡 噢，千萬請求你！

青年軍官 那末這兒做參謀部，兵住到你大廳上去。

卡 噢，真到霉，先佔領柏林，後佔領我們的書房，現在佔領我的大廳了。……（語衆兵士）這兒來，高貴的客人們！（士兵們收拾起背囊，跟卡蓋生出。這位青年軍官就是蘇沃羅夫，現在室內祇留下他一個人了。他望望牆上的柏林地圖，看看弗特力克像，從洋台門望到廣場上）

蘇沃羅夫（以下簡稱蘇）你就是個樣子的，柏林……

（區尼雪夫將軍入，肥胖，碩大，浮躁，後隨一侍從軍官）

區尼雪夫（以下簡稱區）

（喘息）哈，好漂亮的書房，參謀們從沒住過這樣好的房子。漂亮！漂

亮！（語隨來之軍官）好孩子，你去告訴這屋子的主婦，叫她馬上煮點臘腸。要她趕快，我的肚

子在叫喚……我馬上就來吃。（隨從軍官敬禮，出）啊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我的親愛的伙伴！我怎麼沒有看見你？啊，你受傷了嗎？

蘇 皮面的小傷，大人！

區 對，你的話對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在這時候，重傷祇能算是皮面小傷，輕傷祇能算一個刺激……我聽說你作戰很出力。我一定要告訴伐西里·伊凡諾維奇。讓他覺得有你這樣的兒子非常光榮。……你滿意嗎？

蘇 不，大人，我們在城外耗費的時間太多了。雖然我們把敵人一擊而破，可是我們放走了兩支敵軍。

區 瞧你這毛頭小伙子！還是這樣輕率。總要表示些與衆不同的意見。……

蘇 戰爭就這樣的結束了。

區 別像小孩子了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。策略，策略——這是你需要學習的東西！一切事情並不是都在戰場上決定的，好孩子，大部份都是在聖彼得堡決定的。（放低了聲音）彼得·費圖洛維奇，皇太子殿下，不久以前有一個別名叫卡爾·烏爾里奇！唉，他說了兩句俄國話，第三句就不會說了。他連禱告都說德文的！這就是問題了。老太太說：『前進』，而她姪子却說：『撤退』……事情是說不定的——今天彼得·費圖洛維奇是太子，明天他就登基做皇帝……而我的階級，我的官銜，都不是永遠釘死在我身上的，……你笑嗎？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記住我的話，彼得·費圖洛維奇登基以後，他就會和弗特力克訂立和約，而且還會派我領了隊伍去援助弗特力

克。(附蘇沃羅夫之耳語)叫我們赦免弗特力克……

蘇 我不懂這個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。……

區 唉，你今天可笨了，你應該去問問土德里平，他會教你一切計策……

蘇 我不要知道，我不想向土德里平學這種下流行爲。

區 噓，亞力克沙發！你不能這樣譏謗土德里平，他是一個很高貴的人！聖彼得堡很重視他。在他面前，你說話和行動還是小心些好。(土德里平入)噢，葛德里勃。庚里喬維奇！你來了！我不得不走開一下。在公出的時候，請你代行總司令部的職務。你已經佈了崗沒有？

土德里平(以下簡稱土) 他們已經站了好一會了。城裏秩序已經恢復。但是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，我很覺得你很奇怪。這兒已經佔領，但是投降的條約既沒有起草，更沒有簽字……

蘇 (語區尼雪夫) 請問，大人，這城已經投降勝利者了，除了普魯士人以外，誰還需要訂定這條約？

區 喂，喂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！一切事情都應該白紙黑字地寫個明白，這樣誰都不能挑什麼毛病了……葛德里勃·庚里喬維奇，你來辦這件事……找市長來談判一下，我簽個字就成了。一切照聖彼得堡的命令辦理……

(卡蓋生入)

卡 (語蘇沃羅夫) 俄羅斯官長，你的命令已經照辦，士兵們很高興。(目視區尼雪夫和土德里平)噢，將軍們，十分榮幸，我很愉快。(深深地躬身)

（區尼雪夫和土德里平冷冷地回禮）

土 是市長嗎？

卡 是，是，市長。奧托，卡爾，馬里亞，卡蓋生。

土 你很僥倖，能和這次戰役的總司令官區尼雪夫伯爵大人談話……我是土德里平將軍。

（卡蓋生再鞠躬爲禮）

區 好，我要走了，葛德里勃·庚里喬維奇……我有緊要公事。（語卡蓋生）一切由土德里平將軍和你討論。

卡 （鞠躬）我很愉快。

土 我們要討論的條件是非常苛刻的。

（卡蓋生鞠躬，區尼雪夫走到門口，蘇沃羅夫趨步趕上）

蘇 不要走，沙哈·格里高里奇。

（侍從軍官入）

侍軍官 （語區尼雪夫）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大人！

區 是嗎？（語蘇沃羅夫）喂，亞力山大·伐西里奇，有緊要公事等着我……（高聲）派陸軍中校蘇

沃羅夫，在場參加談判！（侍從軍官下，土德里平仰倚在椅中，卡蓋生端正地站在他面前）

土 我們已經和城防司令羅覺夫簽了總的投降條約了。其他的條件，都歸入和市長簽訂的條約之內

（卡蓋生鞠躬）總司令命令我們向這城市要求一筆巨大的金錢的貢納……造船廠，造砲廠，火藥

庫，一律都該燬掉！（卡蓋生不語）現在我們來討論這些問題。這討論需要很多時間……我們不必麻煩我們的青年朋友……他已經很疲勞，而且受了傷。蘇沃羅夫中校，我不強留你！（蘇沃羅夫躊躇了一下，然後走向門口）請你告訴區尼雪夫伯爵，不必勞駕他到這兒來，我會去找他的。

蘇 （在門口轉身）是，我一定去找總司令。
土 很好，你去吧，中校。

（蘇沃羅夫下。靜默。然後卡蓋生的態度突變，伸展他的肩，裝出一位不可一世的氣概，兇猛地俯視着土德里平，土德里平此時已不復慢閒地倚靠椅中，而僵直地端坐着；他的臉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表情）

卡 好……（稍頓）好……（跌坐在椅上）你還有什麼話可說？土德里平先生。

土 （站了起來）我想說……環境……

卡 住嘴！（稍停）不要強辯。

土 卡爾·烏爾里奇殿下的命令，我已經實行了……

卡 （鋒利地）彼費得·圖洛維奇決不會發出這樣的命令……一定是你誤解了他的命令。

（卡蓋生以拳擊桌，爆發出一串日耳曼語，動作興奮，口中再三提起彼得·費圖洛維奇，卡爾·卡爾里奇等名字。土德里平以日耳曼語答之，其狀態顯在爲自己辯解。他從袋中取出一張紙，遞給卡蓋生，卡蓋生接閱，在該紙上添寫了一些，土德里平點頭表示同意，即將文件塗改）

卡 這真可怕！多麼可耻！他們都像癱子，無脊椎的廢物！

土 請原諒我，先生，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了。

卡 那末，我們的偉大的保護人卡爾·烏爾里奇，就是彼得·費圖洛維奇，他在想些什麼？告訴我，他什麼時候發出的這些殘酷的命令？

土 看上帝的面，卡蓋生先生，不要失望，一切可以挽回的。

（區尼雪夫人。他在生氣。卡蓋生立刻回復了卑謙的偽裝）

區 土德里平將軍！

土 是，大人！我正要來找你……蘇沃羅夫中校沒告訴你嗎？

區 蘇沃羅夫中校說你叫他離開這房間。你爲什麼要這樣？我叫他參加談判的。

土 請原諒，大人，我沒聽到你的命令……蘇沃羅夫中校年紀太輕，我想……

區 （望了卡蓋生一眼，語土德里平）我有話和你談一下，將軍。（卡蓋生鞠躬，慌忙退出）你似乎

忘記了，將軍，我是這次戰爭的總司令！

土 沒有忘記，大人。（稍停）可是我忘記告訴你（低聲地）幾件很重要、很不幸的消息……（稍

停）從聖彼得堡來的，（又稍停）從可靠方面來的……

區 什麼消息？

土 我們的伊莉莎凡太·彼得洛芙娜女皇……

區 怎麼樣？